每周一星

傅大为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职工作协副秘书长、陕西省国防职工作协主席、西安市作协诗委会副主任,曾出任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评委,被陕西省总工会、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授予“陕西省职工艺术家”称号。

从事创作30余年,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星星》等,著有散文集《青青苦丁》、诗集《多情岁月》《傅大为的诗》《献给太空的金牌》。20余次获国家、省市文学赛事奖,代表作在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大型庆典朗诵播出。《诗刊》“当代诗人群像”曾予以介绍。

现供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。

陕西职工作家列传③

在秦岭看火箭发动机试验

首先,我要写到声音
我不得不借助修辞的声威
告诉你,那撕裂大地的绝响
那冲开天门的轰鸣

我要告诉你,那刻我就站在
对面山坡,距离发动机试验台不足200米远
我看见,巨大的钢铁和水泥
在我眼里、在泥土大地,沉稳如磐
努力将瞬间爆发出来的响
举在头顶,地动山摇
默默读秒

我还要写到火焰,被卡住翅膀
被束缚住了飞翔的火焰
疯狂愤怒地喷出时间喉管
由火红、到橘红、再到橘黄
肆无忌惮地燃烧,蓄谋已久的愿望
比太阳的颤抖还要光亮

轰鸣,燃烧,喷射,580秒
580个石破天惊! 对此
我必须提及亢奋的液氧、饥渴的煤油
必须赞美它们的亲密拥抱
碰撞,铁与血、水与火的碰撞
化为3000度的扶摇畅想

最后,我还要说到气浪与云烟
那是一种动态象征,沿着山谷,向天
山呼海啸地,翻腾、滚涌、追逐
令我不由得暗叹:秦岭,抱龙峪
真的有龙从这里飞起

嫦娥五号辞

(一)
文昌发射场,“长五”拥戴着“嫦五”出征
渐远的尾焰,告诉地球我们去了
渐近的窗口,告诉月亮我们来了

“嫦五”引领着中国,款款而来
这美丽神话传说的化身
让久远的梦想,拥有了现实的模样

(二)
轻舒广袖,“嫦五”飞出地球视线
迢迢天路,白云朵朵
皆是吴刚暗遣的掌声,迎了一程又一程
而铺向无限的,是滴着淀青的蓝
真的羡慕“嫦五”的翅膀
一面煽动阳光,一面鼓荡月色

(三)
地月之吻,“嫦五”沉稳若大家名门
表取温润现实,钻取深邃历史
2千克月色之重,将成为千古传奇

往返76万公里长路,太空邮差
举一面旗帜,快递一抔宇宙泥土回家
我们的脚下,还有什么不能变通途

春到古刹 任永红 摄

新芽

欣然接受你的爱

□张广才

天底下最爱我们的当数父母了,这是人尽皆知的。当我们弱小时,父母像遮雨的伞、挡风的墙,给我们温馨的家,呵护我们成长。渐渐地我们长大了,不知不觉间,我们和父母互换了角色,我们“强大”了,父母变得老弱了。这时候在一些人的心里,似乎觉得父母不再那么重要了,连他们的关爱都觉得无关紧要。其实,这恰恰是对父母不小的伤害。

我的邻居是一对教授夫妻,儿子很有出息,名校毕业后,远赴大洋彼岸定居创业,过上了令人羡慕不已的生活,成为大众口中“成龙成凤”的佼佼者。由于远在海外,加之这几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儿子结婚、生子等人生大事,邻居夫妻俩都未能参加,不免觉得遗憾,甚至还有几分愧疚,似乎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。又加之思儿思孙心切,心想给孩子帮不上什么忙,就打点钱吧。谁知,这点善意却遭到儿子百般推辞,最后竟然说出绝情的“狠话”,说如果打钱,就把银行卡销掉,搞得两位老人无可奈何,仿佛一夜之间自己不中用了,有一种欲爱不能的失落感。大概每个人都渴望被认可,都希望“我有用”和“被需要”,谁也不愿意成为大家眼里可有可无的人。

我原以为这只是罕见的个例,不必当回事,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。我的一位老朋友,两口子都是退休干部,勤劳能干,日子过得有声有色,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女儿也争气,干的是高端事业,挣的是高额收入。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没有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。但为了平时能见到娃们,也方便彼此照应,特意在女儿女婿住的小区买了房,相距不过数十米。平时老两口常做些好吃好喝的,给女儿一家送过去。没想到,女儿女婿并不欢迎,不仅对此不心存感恩,反而三番五次地一再拒绝。

父母对子女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,更多的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唠叨和叮咛,譬如“开车慢点儿”“少喝点酒”“多穿点衣服别着凉……”对此,不少年轻人不耐烦,总嫌老人话多啰唆。正所谓不懂还自以为是,就像朱自清在《背影》里写父亲那样“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”。殊不知有人唠叨是莫大的幸福,唠唠叨叨都是爱。生命有限度,如果某一天再也听不到父母的唠叨声了,便是天下第一等憾事,从此也就成了孤独的行者。细细咀嚼,父母的唠叨里往往饱含着人生的智慧,是最朴素的生活真理,是无数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经验教训的凝结,可别小看了它,我们之所以体悟不到,也许只能说明自己见识不足罢了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,总想仗剑闯天涯。不知何时,我们把“父母在,不远行”的古训抛到了九霄云外,很难体会父母的心境。爱之愈切,才想之愈深、思之愈细。爱是具体的,需要物化的承载。不管给钱给物还是叮咛唠叨,都是爱的一种表达、一种体现。只有爱发出去并且落了地,才会令人愉悦欣慰。既然爱父母,就当欣然接受,这何尝不是一种孝顺呢。

(作者单位:空军工程大学)

人间世

老人与猫

□张天乐

在这栋已经四十多年的老家属楼里,零星地居住着几户人家,都是一个单位离退休多年的老年人,生活习惯基本还是保留着多年前的老样子。

三楼的张姨八十多岁了,四十年来一直住在这里,自从老伴走后,她依旧在孤单寂寞中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居室。前几年,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周围城镇赶集,买了粮油蔬菜回来,就自己搬上楼去,身板还是相当硬朗的。每天的步行里程,还会超过一般的年轻人,在院子里散步也不用拐杖,有时候还会顺手捡拾路边的废纸,扔进垃圾桶里,眼瞅着她上下楼梯,几乎都不用扶着把手,这时候夹道欢迎她的就是身边的猫群,散步时就会跟随在她左右,前呼后拥的,活蹦乱跳的,很有情趣。

张姨养猫很多年了,最早是在家里喂养,后来几年繁殖多了,就让猫群住在楼道的拐角处,有的猫送给别人家,当作宠物去养了,还有的猫继续依赖着她。它们白天在院子里闲逛玩耍,晚上就会回到楼道的小窝里,有的猫会按时回来等候张姨喂食,而有的猫就在外边抓了老鼠或者虫子解馋,乐不思蜀。

在院子的花园里,人们总会发现,当张姨坐在石凳上的时候,一只白猫就会坐上她的膝盖,舒服睡觉,还有几只花猫在附近自由漫步,或者在草丛里追逐游戏,或者练习爬树的本领,或者在广场上懒散打滚晒着太阳,或者在池塘边巡逻等着抓鱼开荤宴。即使老人已经回家了,那些猫还会在院子里逗留,可能在猫看来,这里是老人活动的地方,也是它们生活的乐园。

近两年来,张姨已经很少下楼了,总是站在窗前,打开玻璃窗伸出头,探望楼下的一切,看见熟人就要打声招呼。更多的时候,她是在遥控猫的生活,有时候,只要听见她说话的声音,几只猫就会闻声聚集过来,围拢在楼下,仰望三楼窗口,对着它们的主人,殷勤地发出“喵喵”叫声,有的猫还有跳跃的姿态,向主人撒欢和致敬。这时,楼上就会丢下来一些碎馒头和饼干之类的零食,伴随着喂猫的同时,还会传来老人爽朗的笑声,她对猫群的指挥和对话,也许是多年以来的一种默契了,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语言,也很少有人愿意探究这些事情。

几个月前,也就是冬季最寒冷的那几天,三楼的张姨悄悄地走了,没有惊动周围的邻居,也没有告别她的那些爱猫。

按照当地习俗,举办了丧礼之后,大家就离开了。远看三楼张姨的房门紧紧关闭着,窗口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,而楼下的猫却还在时不时地仰望着、等候着。

随着时间慢慢过去,老人的猫群逐渐散去了,或许是流浪于江湖了,或许是另寻家园了,但是,总有两只白猫一直逗留在老家属楼周围。听一位老人说,它俩还是一对母女,是张姨最喜欢的猫,出行总是前后相随,现在这两只白猫依旧形影不离,漫步中也显得心情沉痛,叫声里也没有高音的呼啸。

院子里行人不多,猫也没有任何顾忌,随时都用它的行为表达思绪。有时候,人们看到两只猫为了眺望到三楼的窗口,就爬到汽车顶部,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口,期望老人还能打开窗户,伸出笑脸来。有时候,猫见到周围的熟人路过,就会凑过来,“喵喵”地叫起来,也许是饥饿的呼喊,也许是迫切地问询:我的主人在哪里? 有时候,人们遇到两只猫安静地蹲卧在老人家门口,即使有人经过,也不肯躲闪和让路,纹丝不动,幻想着门能打开,老人召唤它回来。两只老猫虔诚的神态,温柔的举动,令人感动,也令人伤情。

(作者单位:陕西省新周戒毒所)

老地方

□同雅莉

这地方原来有你
也有我,是我们相聚的地方
风起云涌的头顶
绿草茵茵的脚下
都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
我们相拥在天地间
月亮独照着我们的脸庞

我们却凝视着对方
忘却了时光流逝的声响

流逝的时光匆匆又无奈
青葱的我们已两鬓斑白
地方还是那个老地方
可是却没有了

当年我们的模样

天上的白云苍狗依旧
地上的花草树木盎然
月中的桂花树
却在平常的日子中走远

(作者单位:陕汽集团)

最美的花

□谢红江

花儿开了
我却出不去
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
郁闷无聊透顶
好想出门赏花

但我清楚
我迈不出的门
是多少人都回不去的家
我们的城市生病了
“大白”们从四面八方驰援

他们离家担当抗疫
披星戴月风餐露宿
用爱心温暖整座城
只为每家每户健康平安

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早日出门赏花

慢慢我静下来
发现“大白”才是最美的花
于是
我在家用心赏花
不再出门

(作者单位:宝鸡市总工会)

风景谈

儿时故乡的春天

□雷焕

又是一年春光至,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不觉已过了不惑之年。不记得多少个春天在匆匆忙忙的脚步中一闪而过,自己整天为了生计奔波,已然忘却了身边的风景,春天是什么样的呢?

不经意间看见了发芽的柳树、南归的燕子、远天的风筝……这些让我想起了儿时故乡的春天。

纷纷扬扬的雪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,压在一簇簇粉红的桃花上,树下的花瓣滚落在灰白的雪中。这便是我的故乡独有的一大景观——桃花雪。如果说梅在严寒中孤苦伶仃地开着,那么桃花在雪中怒放,也就预兆着故乡春天的到来。

清明前夕才迎来故乡真正的春天。

“呜……”村子里响起了柳笛声。小姑娘们拽着爸爸的衣角,央求大人们爬上树折枝条,拧成笛,衔在嘴里呜呜地吹着,笛上分明长着几个小嫩芽。清脆的笛声吹醒了沉睡的故乡,飘向遥远的地方。

远处的晒场上,一群孩子在放风筝,大一点的男孩放开手中长长的线,五颜六色的风筝带着童心飞上高空,身后的孩子们一边仰头看着风筝,一边唱着:“又是一年三月三,风筝飞满天,带着我的思念和梦幻一同到春天……”

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冲洗着沾满尘土的故乡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金黄的油菜花、嫩绿的麦苗都那么惹人喜爱。人们让春雨洒在身上,走在路边,几个树芽掉进脖颈里,一丝清凉传遍周身。

乡间路上,赶车的老人将烟斗别在腰间,手里的鞭子向空中一甩,“驾”一声吆喝,小毛驴“笃笃笃”地加快了脚步,满满的一车树苗似乎要站起来,一睹这春天的美景。

(作者单位:铜川市声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)

电力工人

□周刚振

有一群人
以荒山野岭为家
风餐露宿已成家常便饭
是谁说他们只会与山风共舞

我站在秦岭巅峰
俯视四周铁塔似林
银线如织
到处是和谐发展的春光

乡村振兴带来崭新的气象

我站在阳光充沛的林海里
任闪闪的光辉在胸中漫延
书写我无限的眷恋和虔诚的祝福

一眼能看穿那腾云驾雾的空中索道吗
霓虹灯装扮得绚丽多彩
新农村同样拥有着都市的繁华

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

有一群人
让他们的思想再一次升华吧
铺成八千万里的光明
累了,就暂且收拢起欲飞的翅膀
来一次痛快淋漓的太阳浴
然后,想想曾经意气风发的日子

(作者单位:商洛广播电视台)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